

那尘世繁华便如千丝万缕，你自己却是条蚕，以这些转瞬即逝的繁华结茧自困

JIAN WU DAO

剑·武道

江南



华文出版社

JIAN WU DAO

剑武道

江南 等著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蚩·武道 / 江南等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6.10

ISBN 7-5075-1994-5

I. 蚩... II. 江... III.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17918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络实名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chs@263.net

电话: 010-63370164 63370154

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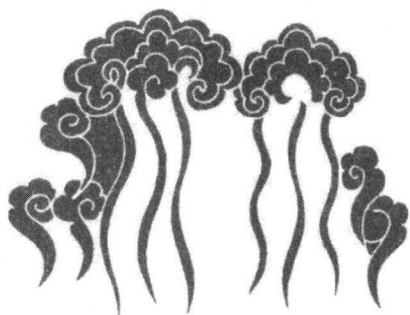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市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787 × 1092 1/16 开本 13.75 印张 180 千字

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定价: 20.00 元



江南
【茧】

燕垒生
【武道】

萧拂
【随侯珠】

宋别离
【沧海一声笑】

小椴
【尘镜蛛衣】

1

43

65

1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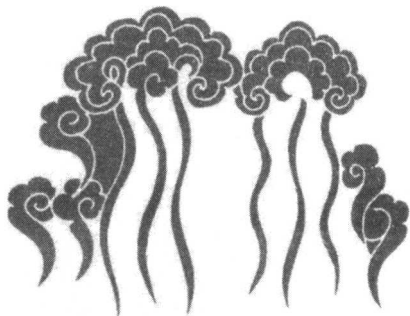
169

谁把芙蓉雪外
裁亭秀色正可
清宵皓月



黄
蜀
江南





早春，扬州，大明寺。

按照静澄法师的回忆，那是明月第一次看见相忘。

那正是桃花如粉的时节，满树柔柔艳艳之间，静澄法师席地而坐，苦思的是无常之真谛。

那一次明月披着一袭轻衣，淡淡的粉红下压着雪白的长裙，咯咯轻笑着跑在大明寺后园的碧桃丛中，后面跟着两个丫鬟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只是喊着“小姐慢点”。静澄法师叹息一声，凡夫俗子便是如此，每当这春暖花开的时节就欢欣喜悦，哪里想到那荣华凋尽的悲凉？白马西来，鉴真东渡，我佛正法也流传了这么多年，可世事无常的真谛这世间又有几个人参得透？

他本不喜有人在这禅宗净地大呼小叫打搅了修行，可是无奈这明月是扬州二品都指挥明承烈的独生爱女，纵然是住持大憨禅师也无可奈何。何况他只是带着相忘在这里挂单修行呢。

好在淡粉色的窈窕身影和那肆无忌惮的笑声一起远了，很快就要融在那桃花深处，静澄法师又能静下心来苦思了。他本是少林的武僧，年轻时候一身童子功铁罗汉修为过人，当真花了不少工夫，所以在禅定之道上就差一些。倒是弟子相忘虽然年纪轻轻，反而显得更能澄静心志，静澄心里也甚是欣慰。





正想到这里，那清亮的笑声竟是忽然断了。静澄也不打算去管它，只是摒去杂念，继续沉思。一会儿却又听见那明月小姐清脆的声音传来：“喂——小和尚，你怎么不打啦？”咯咯的笑声又响在前面的一片桃花间，无人回答。

片刻又是明月的声音：“呆和尚，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这回不笑了，反是有些生气的样子。还是没人回答。好半天，才是一个闷闷的声音：“相忘……”

听着声音就可以想象说话的人慌忙跑开的那副模样。话音没落，明月又是一阵咯咯的笑：“小苏，小菊，这和尚真有意思……”然后是一阵女子的低语浅笑，静澄就看见徒弟相忘慌慌张张地抓着光脑袋向这边走来。

其实那天明月心里本来是烦得紧，过了这个月十六，她也就满十六了。女孩儿家到了这个年纪也就到了考虑嫁娶的时候，何况她爹明承烈掌握着整个扬州道的兵事，位高权重的大员，断然不能让女儿留在家里，给人有说闲话的机会。

虽说明大小姐的容貌和家世都是冠绝扬州的，瘦西湖的姑娘们都知道明将军的女儿光彩照人，是一等一的佳人。可麻烦的是明大小姐并不想嫁人，而且明承烈想遍了全扬州豪门官家的公子，门第才貌让他满意的竟是半个也没有。虽说如此，女孩儿家总是得嫁人，求亲的人还在一堆一堆地往门外赶呢，明夫人已经开始赶着教明月女红了。明月心里一怕，只好说要去烧香还愿才跑了出来，她是宁愿躲在和尚堆里也不愿意捻线拿针。

虽说看起来还是笑得很开心，可是明月心里还是闷。她的心思懂的人本就不多。

满树的碧桃开得正灿烂，层层叠叠的花瓣攒在一起，柔和的粉色堆起一树一树锦云，她一跑起来，落花洒了满头，倒像是寿阳妆了。跑了半天，越来越觉得无聊。这时候，那个打拳的清俊小和尚就出现在了千万桃花中。



打拳明月也不是没见过，她爹行伍出身，身手不凡，从小看到大的，可是却没有哪次有这小和尚打得好看。和尚的拳不凶，带着柔柔的劲道从空中击向落花。拳脚舒展开来，月白色的僧袍带着风声，下摆和衣袖都飘荡起来。尤其是那一套十八连环，衣袖被柔而劲的拳风激得如流水似的，花瓣迎着拳荡出去又落下，明月就有点看傻了。

好在两个丫头也看傻了，还是明月最先明白过来的。然后是那个小和尚，和尚拳路一转，就注意到旁边莺莺燕燕，三个女施主都在看着自己，先是红了脸，然后是低了头，拳路却还是拉开的。看着那情景，明月一下子就把女红的烦恼事给忘了，笑着喊了声：“喂——小和尚，你怎么不打啦？”和尚愣了半天，抓抓脑袋合十为礼，然后低头擦边走了过去，嘴里不知道嘀咕些什么。走过明月身边的时候，明月忽然听见那和尚嘴里念叨的是：“杀生、偷盗、说谎、饮酒、娶妻……杀生、偷盗、说谎、饮酒、娶妻……杀生、偷盗、说谎、饮酒、娶妻……”

明月有点生气，以为小和尚作弄她，可是看着却又实在不像。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张口就问他名字。和尚还是缩着脑袋往前蹿，直到转进一片桃花里，才又挠了挠脑袋，低声说：“相忘……”话音刚落，人就不见了。明月不知道和尚在和她打机锋呢，还是和尚真有这个怪名字，只得和两个丫鬟笑着笑着走远了。一路上，心里老想着大明寺里居然还出这种和尚。一想到他那个样子，就不由得想笑，强忍了好几次。

相忘平时都在僧房后面练拳，而且随着他拳法越来越高，他真正动拳的时候也少，挠着脑袋想想该怎么打似乎更有好处。不过那天看见一树桃花摇曳得如此灿烂，忽然就觉得体内真气动了一下。那套大慈悲破魔拳法一下子浮上脑海，想也没想就拉开了架势，柔劲满衣，拳追花走，把这套少林第一的柔拳打得出神入化。

打了三十六个变化，刚刚打出那记“十八罗汉大降魔拳”，就看见那个着粉色衣衫的女孩儿在旁边瞪着眼睛看自己。那个女施主清澈的眼睛刚刚在相忘眼睛里闪了一下，他就慌张地低下了头，摆着一招“洒手小擒龙”的架势，眼睛不知道该看哪里才好。笑声响遍了周围，笑得亮亮





的，也甜甜的，相忘不用想也知道一定是那个披粉色轻纱的施主在笑了。其实那一眼看去，他就看见了一双瞪大的眼睛，一袭粉色的纱裙和那张脸儿，柔柔的嫣红色一直渗到细致的肌肤里头去。至于旁边那两个女施主，好像是一时眼拙，压根儿就没看进眼睛里。

从塞北到少林，又从少林到大明，相忘所呆过的地方就是少见女子，更少见美丽的女子，而像现在这个女孩儿这样大声笑的女施主，相忘是一个也没有见过。

“女施主怎么能这么笑呢？”相忘开始想，虽然他不得不承认他很喜欢听她那样毫不遮掩的笑声，也很想抬头看看她的笑容。但是作为和尚，毕竟还是觉得这么笑有什么地方不妥。

满脑子都是那笑声的时候，声音又传来了：“呆和尚，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给这个声音一吓，和尚忽然明白过来，原来自己现在一门心思想的都是那个笑着的女施主。冷汗差点冲出脑门去，参禅习武，本来都是要摒除外物的事情。像自己刚才在花间打拳，每一片花叶都给身上的劲道震了出去，那才是正理。这样想着女施主的笑，别说有违练拳的道理，更是和尚不该做的事情。平素师傅的教诲顿时响在耳边，相忘可不愿意做个不守清规戒律的和尚。

当下急忙把五戒拿出来念在嘴边，好收收自己的心神，念得又忙又乱，干脆把“不杀生，不偷盗”的“不”字也省了。一路“杀生、偷盗、说谎、饮酒、娶妻”的，就想从那女施主身边溜过去。可是偏偏想着那女施主肯定还在背后看着自己等自己回答，觉得这样未免也有点失礼，于是断了嘴边的戒条，暂且不“娶妻”了，应了一声：“相忘……”这就匆匆跑了。

背后那个女施主的一串笑声好像追着他就来了。“怎么就那么高兴呢？”相忘心里想，那个女施主好像从来没有忧愁的事情那样。相忘不由得有些羡慕那个女孩儿。他却不知道，在看见他的前一刻，明月的心里还是忧郁的。那欢乐的一笑，竟有许多是因为他。

走出那一片桃花，相忘心里一惊，看见师傅静澄正瞪着他，然后吹

了吹胡子不理他了。

晚上明月在屋里睡觉，想着没准什么时候就要给爹娘打发出嫁人，怎么也睡不着。躺在床上，看着朦胧的树影摇晃在碧绿的窗纱上，忽然想起了白天的小和尚。于是脑袋里老是浮现着碧树红墙的庙里，一个清俊的小和尚在花园里打拳。想着和尚抓脑门的样子又笑，笑着笑着又想和尚现在在做什么。

这时候的相忘正在月下打罗汉拳，一套拳收了，抬头就看见明月在天。不知怎么的，忽然又想起日间那个粉色衣裙的女施主，还有咯咯的笑声。看着月亮发了一会儿呆，就和师兄们回去睡觉了。

如果就这样也就罢了。在扬州这样的繁华所在，谁都曾在人群里忽然见到个让自己喜欢的人，可是过去了也就过去了，渐渐不再想起。其实尘世间可能有很多人，如果能够遇见，自己就会喜欢。可是这样的人，多半又碰不到，能碰到这些人中的一个两个，也就算幸运了。至少当时心里总是欢喜的。

所以过了些天，念了些经，和尚也就把粉色的衣裙抛在了脑后。明月也忘记和尚的样子了，只是依稀还有些想起他打拳的姿势。就这么，她满十六岁了。

明月的母亲是个很守妇德的诰命夫人，看着女儿长大，一天一天催女红催得越来越紧。终于有一天逼急了明月，她又去大明寺还愿去了。大明寺实在太大了，到处都是青瓦红墙光脑袋，怎么看也没区别。于是明月跑着跑着，就不知道自己跑到哪里了，连随身的小苏小菊也跟丢了。看着日色将暮，明月就准备自己先出去，反正车马和小厮就在门口候着，丫鬟们也跑不远。兵家出身的女孩儿胆子就是要大一点，想着直接从桃花园里穿过去更近一些，也就狠了狠心钻进了暮色里的桃花园。

可是越走越黑，这“树雪”桃园是大明寺的一景，桃花种得极密，里





面三弯两绕的道路一会儿就把明月看昏头了，转了好半天也没转出去。看着太阳落山，桃花园里越来越黑，明月急得就要跳起来，一边走一边也能听见自己心跳得嘣嘣响。

和尚这天在桃花园里打坐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了安静。也许是日间打拳打累了，参了一小会儿禅就觉得快睡着了。明月走近的时候，看见初月照在他光光的脑门上，小和尚端然枯坐，宽大的僧衣垂落如流水，整个把身下的蒲团都盖住了。明月顿时也觉出点禅意来，却不知和尚其实正在打盹。踮着脚尖走近和尚身边一看，才知道就是上次那个打拳的小和尚。觉得打搅和尚参禅不好，可是又忍不住好奇，就凑近了去看那和尚。清澈的月光下，和尚一根根眉毛都看得一清二楚，确实是个好看的小和尚。

明月一点声音也没弄出来，不过她的衣服是熏了龙脑香的，那股悠悠的香气惊醒了和尚的春秋大梦。和尚猛地睁开眼睛，就看见女施主蹲在自己旁边，好奇地瞪大眼睛看自己。靠得实在太近了，和尚吓得连呼吸也不敢——一呼吸，气就会吐到明月的脸上。

“相忘？”明月问他，依稀还记得和尚是这个名字。

“嗯……”和尚往后缩缩脑袋，两人就这么对望着，许久都没有移开目光。其实和尚不是想看明月，他是给吓傻了。明月也不是想看和尚，她觉得手足无措，不知道怎么办好而已。自己这么跑到和尚身边凑着看，确实是冒失了。

这个当口，他们听见了狗叫，几只火把闪烁着就过来了。

来的是扬州丝绸大户年家的小公子，也是来大明寺上香回去晚了。年小公子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，这上香是他爹逼他来的。其实一听他的诨号，摆明了就不是善类。他叫“狗霸王”，一是因为欺男霸女；二是因为他手里总牵一条金毛大狗，说是塞外的种，咬起人来尤其凶狠，寻常的武师两个人都不是对手。

年公子就着月光，远远就看见了两件东西——姑娘和光脑门。在他一





想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，必定是花和尚在这里偷情。那姑娘纤纤的腰，身形修长，虽然看不见脸，想必是个少见的佳人，焉能让和尚占了去？年公子当即打定主意，断喝一声：“哪里来的小姑娘臭秃驴？胆敢趁夜私会、背人偷欢？那还了得？看本公子捉奸成双，将你们扒光了示众！麒麟，上！”

年公子一松手里的绳子，那头叫“麒麟”的金毛大狗化作一道疾电，直蹿向前，眼看着就逼近了明月。狗性随主，它对咬和尚没什么兴趣，离地三尺，张大嘴巴就对明月狠狠咬下。那白生生的利齿在明月眼前一闪，她尖叫一声，抱住了脑袋。头脑里一片空白，耳边却是“呜——”一声哀鸣。她没有看见，就在那一瞬间，和尚的拳头越过她的肩膀正正地砸在狗脑门上。随着他拳劲发动，“麒麟”可怕的势头消失殆尽，软绵绵地摔在地下。明月悄悄地看一眼，那狗在地下打个滚又爬起来，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跑回主人身边去了。

小和尚就在明月身边，其实他个头还是很高的，明月只到他胸前的高度。这时候明月一个劲地想贴近和尚，好像这世上除了和尚没什么可依靠的了。和尚那袭月白的僧衣打着补丁，干干净净，明月在上面能嗅到太阳晒过的味道，干燥而温暖。于是她悄悄扯住了和尚的袖子。

和尚倒没有注意到这些，他只是使劲地盯着年公子那些人。只听得年公子气得发疯，大喊着：“上，上！敢打麒麟！给我打死那贼秃！”于是几个跟班一哄而上逼了过来。

“还要再动功夫么？”和尚看着天，想想觉得终是不好。可是再三思索，还是没什么好办法，“唉，也只得如此。”和尚叹了口气。

明月看见和尚轻轻挽起大袖，走到了桃树前，道一声佛，说：“善哉，善哉！”然后右臂一晃，拳已经砸在树干上，和尚收了拳，低头走向明月身边。那拳打得轻飘飘的，和明月那天所见的完全一样，桃树晃都不见晃一下，好像他只是摸了摸树干。

一班人嚎叫着冲到了和尚身边，拳头刚刚举起来，就觉得什么地方



不对。再仔细一看，自己脚下的树影急动，身后咯咯的一阵响。几个人慌忙回头，碗口粗的桃树已经一头倒了下来，乱花飞扬，罩在头顶上纷纷飘落。桃树是从中而断的，断的地方像被火药炸开的一般——正是和尚拳打的所在！

“啊！杀人啦！”一帮人又是嚎叫着冲了回去，不一会都看不见了。

明月愣在那里看和尚无可奈何地挠着自己的光脑袋，和尚注意到她眼神了，不好意思地对她笑笑。明月忽然发现和尚的笑容其实也蛮好看的。

以明月的性子当然不会让年公子有好日子过，回去就给明将军说了。将军也是个烈性子，不知道想了什么办法叫年大户把年小公子赶出了家门。然后找个好日子，合家到大明寺还愿，摆了五十两银子的绝好素斋宴请相忘师徒二人。相忘拳法好，佛经也通，席间和明将军说起《金刚经》，说得漫天花落，直把明将军说得大彻大悟，欢天喜地地回去了。对于和尚和自己的宝贝女儿也不疑有他。

明将军不想这些事情外传，所以过了也就过了，没什么人知道。只是从此以后，明大小姐去大明寺上香的次数竟是一月比一月多。

和尚觉得有些惶恐，整日里有女施主来找他讲经，别人虽然不知道，可是身边的师兄弟却瞒不过了。有人妒忌的，有人笑的，相忘不善于说话，只得低头装作没听见。

他作早课的时候得出来看看明月是不是在大雄宝殿门口，敲钟的时候得出来看看明月是不是在钟楼下，做执事的时候得找找明月的车马是不是在山门旁边，有的时候吃晚饭还会听见明月的笑声远远传来，他只得慌忙扔下筷子跑出去迎着，免得明月直冲进来给众人看见。

这一切都叫和尚很苦恼，这种苦恼让他连练拳的时间都没有了。老是担心明月什么时候就会忽然跑来，看到明月的时候也有些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




“喂，小和尚，你要是真的讨厌看见我，本小姐下次就不来了！”有一次明月带着素斋来，相忘愁眉苦脸地吃着，明月上火了，赶了丫鬟们出去取水，恨恨地对和尚说。

和尚吃了一惊，停下筷子不知所措地看她。明月嫣红的脸现在气得通红，瞪大的眼睛有点凶，青翠的眉梢扬了起来——还是很美。和尚脑子里乱哄哄的，好像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除了明月那张生气的美丽的脸儿。

“再也不来了！”明月恶狠狠地再逼了和尚一步。

“再也不来了？”和尚心里对自己说，那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么？看不见这张脸儿，听不见那肆无忌惮的笑声，也不会有人再对自己生气……大雄宝殿、钟楼、山门、饭堂，他不用再等她忽然出现在什么地方，他会有很多的时间练拳，天天都练拳？

“你是不想看见我啊？”明月已经站了起来。

“不是……”和尚闷闷地说，然后开始玩命地抓自己脑门。

明月觉得自己赢了，得意地坐下来继续吃清炒素虾仁。一句话也不说地吃着吃着，明月忽然想：“不是？什么是‘不是’呢？不是不想看见我么？那么是想看见我了？一个和尚想看见我……”

明月的脸更红了。这次和尚没有注意到，因为和尚也在考虑同一个问题。

一切还是照旧，和尚提心吊胆地等着明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忽然出现。明月天天离家往庙里跑，明夫人问起，她只是说去还愿，还一个愿再许一个愿，那么就有下一次的许愿还愿，永远也不会结束。不过她自己也觉得那是谎话，也许唯一的愿就是去见和尚。明夫人也不说什么了，毕竟明将军也是时常往庙里跑的人，在他的引荐下，静澄师徒在扬州的名气越来越大。有钱人家要开坛讲《金刚经》，他们已是非请不可的高僧了。

静澄在少林已经三十多年了，除了一身拳脚，就是一颗禅心。这表面上的荣耀与景仰老和尚看得也淡，乐得借此机会弘扬佛法，脱迷解幻



罢了。只是心底里对徒弟相忘却渐渐担心起来，虽说相忘近日解经解得不错，可是小和尚心里到底还有多少位置是给这青灯古卷的呢？每当看见相忘不由自主地抬头仰望一天月色时，静澄都悄悄地叹息，自己早晚课以禅定之学，细辨真幻给他听也足足九年了，九年的修行啊！当真就比不过那十丈软红里的儿女爱恋么？

这一日相忘随静澄一起去扬州一大豪富龚天冶的府上讲经。

龚天冶祖上随太祖征战，大事初定的时候就解甲还乡，后来短短几十年间，龚家内连朝堂，外结州府，成为扬州地界上的第一大户。不但府上屋宇连云，银窖内大块的白银便如扔砖一样散放，少人整理。据说连龚家银窖里的耗子也能炼出半两白银来，就是因为天长日久拿银子磨牙的缘故。

龚家父子到了这一代上已经是扬州一霸，整个扬州道的米粮都在他家手中，收入的价格和抛出的价格差了一倍有余，扬州道上但凡饿死个人，龚家必定逃不脱干系。可是以龚家的权势，只会越发地家大业大起来，官匪两道追捧犹恐不及。

春天的时候出了桩案子。扬州独石剑派的二弟子，江湖上号称“青锋义剑”的封一鹤家乡发大水。可是龚家早已经在年初的时候就订下了所有的青苗，眼看饿殍遍地，却就是不许饥民剥了早稻充饥，结果饿死三百余人，在自己家田里剥稻子被龚家打手打死的倒有六百余人。封一鹤忍无可忍，单身潜入龚府，要杀了龚家父子为无辜的饥民报仇雪恨。谁知道龚家父子乃武将之后，又得了梅花拳一派的真传，两人的武功犹在封一鹤之上。于是封一鹤当场被拿住。

三天后龚家才把封一鹤的尸身送到官府。尸身表面上半点伤痕也没有，可是乍作验尸的时候竟然发现封一鹤一身的骨头被尽数打碎了，心肝肺肾更是一团辨不出来的血污。龚家的一个家丁不小心露出口风，说是封一鹤武艺高强，尤其是一身护体柔功，居然被龚家父子当作练功的





靶子，来试梅花拳中最毒辣的一招“千碎小梅花掌”。把封一鹤捆在竹笼里足足折腾了三天三夜，打了不下上千掌才将他打死！

这个传闻不胫而走，最后终于在武林中引了众怒。颇有几名高手下了帖子要为饥民讨个公道，更有无数的粗豪之徒天天聚在龚家门前叫战，搅得龚氏父子焦头烂额。可是这一切还罢了，最可怕的是传闻游山玩水之中的“真一剑”慕容真一在漓江之畔听到了这个消息，已经中断行程携剑直奔扬州而来。慕容真一才是真正能杀龚氏父子的人，而且他根本不讲道理！别人虽然为封一鹤不平，可是毕竟是封一鹤先去刺杀龚家父子，所以这报仇的事情还是打的饥民的旗号。而在慕容真一这种人的眼里，龚氏父子就是该杀，无论谁先杀谁，总是龚氏父子该死。那么他为封一鹤报仇自然是理所应当的。

天下柔剑之宗的“真一剑”除了侠肝义胆，其他便也和强盗差不了多少。除了他自己住手，恐怕没人劝得动他。

于是龚天治龚乾父子慌忙散去三千石粮食赈济灾民，又硬把封一鹤的师傅请到府里好生供养起来，接连请高僧为封一鹤超度，只求慕容真一能回心转意。这些天，相忘师徒也就常常出现在龚家了。

其实龚家父子的嘴脸人人看得一清二楚，只是静澄思索再三，觉得超度亡魂还是僧人分内之事。无论龚家是什么居心，又怎能让封一鹤的英魂无法解脱呢？于是大憨法师起了往生忏，静澄师徒也开坛宣讲了三十六日的《金刚经》。龚家父子知道他们师徒在扬州的名望，款待极其精心，看起来也礼敬有加。可是相忘还是注意到师父静澄眉间有一股逼人的怒意，只是在常人面前刻意隐藏罢了。那股怒意让素来和蔼的静澄看起来大异平常。

讲经不过三个时辰，龚家用二十两白银一匹白绢为酬，静澄推辞不受，一拂衣袖出了龚家大门。跟在后面的相忘就看见一匹骏马，一辆朱漆小车刚刚停在了府门口。前面明承烈刚刚骗腿下马，丫鬟已经掀开了车帘。一袭熟悉的粉色轻纱裹着白裙，明月直接从车上跳了下来。相



忘心里一惊，想躲也没处躲，只好往师父后面缩了缩脑袋，生怕明月不分青红皂白又跑过来拉他说话。可这次明月竟然只是偷偷望了一眼，反而是对相忘摇了摇头，就扶着明夫人过去了。明承烈不好在众人面前和僧侣寒暄，微微点头就迎上了候在门口的龚氏父子。明月趁他们互相作礼的时候，回过头来苦着脸对相忘，又对着龚家父子的方向撇了撇嘴。相忘顿时一呆，想了想不知道明月想和他说什么，静澄走出了好一截子他也不知道。轮到明夫人和明月与龚家父子见礼的时候，龚家的大公子龚乾正好和明月打了个照面。那时候明月正弯下纤纤的腰，她明亮的眼睛和嫣红的面庞在龚乾眼前闪过的时候，龚乾不由得一阵迷乱，伸手就要去挽起明月。明月骤然看见一双大手拦在自己面前，吓得差点跳了起来，一闪身藏在父亲身后，一双眼睛使劲看着龚乾，有点愤怒的样子——凶凶的。

龚乾知道自己在都指挥使的千金面前失礼了，急忙躬身赔礼。明承烈却并不很在意，只是打量了龚乾一眼，把手摇摇就和龚天冶一起进了府去。龚乾急忙跟在后面，惊悸未定的明月回过头来撇着嘴看看相忘。就是那么幽怨的一眼，明月平时所有的娇蛮任性相忘都给忘了，胸中忽然涌动着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好像是那天晚上在桃林一样，觉得明月是那样的柔弱，柔弱得可以抱在怀里……

和尚什么都忘记了，愣在那里看着明月和明夫人的背影消失在远处，久久地空望。等到静澄发现徒弟不见了又找回来，已经过了很久了，相忘还是呆呆地看着。

静澄握着双手长叹一声，一句话在他心里想说却终是没有说出来：“这世间，怎一个‘痴’字了得！”

晚上明月没有来找相忘，相忘也没有练拳，他只是蹲在水井旁边，看着井里的月亮发呆。他本来是要去打水的，可是一缸水打到一半，他就注意到了这一轮水月，于是他双臂撑在井栏上把整口井都给占住了，看着月亮在水里晃晃悠悠。